

青春

记忆的盛夏

长沙市长郡中学 1506班 李韵帷

以前每次通电话,她总坚持最后挂,说是不想让我听嘟嘟声。

我曾无数次地嘲讽她:挂电话后的声响是不是男神变过来的,犯得着如此迷恋,她总是笑而不语,如今我才知道这一声嘟嘟声是有多漫长,而她又何其残忍,在我习惯这个习惯之后,给我这习惯的她却不见了。

怅然地拿着听筒,迟迟不肯放下,直到汽车的鸣笛声将我轰醒,我脑海里一片空白,无奈中只好放下听筒,匆匆拿起行李,头也不回踏上了东去的汽车。

也许就如汽车排放的尾气般,我的那场友情也就随风而去。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,我苦笑着安慰自己,我在新的学校和新的同学依旧打打闹闹,聊天论地,一起八卦,偶尔想起曾经的她,那个听到牢骚还安慰我的女孩。

我知道,再也回不去了,她或许早已忘了我。

直到一个月后,我收到了她的来信,惊喜之余更多是惊诧,信的署名竟还是我取的外号。

她竟知道我的新学校,新班级,以至我的新班主任,而我清晰地记得那个暑假我对她的话无非是“嗯啊哦”之类的敷衍,用此来掩饰内心的不安。

我忐忑不安地展开那封信,第一句“你怪我了吗?”现在还重要吗?我在心中默想,第二句,“我知道你肯定怪我了”。

我抚过那张被我揉皱的信,信里,她

说暑假没来找我是因为想让我安心学习,她说提前挂电话是因为她真的害怕自己下一秒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,她说现在才寄信过来是因为害怕我的气还没消,她总是这样,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,而我却未曾在意她,一如继往地任性,她说她不喜欢让坐到自己右手边的人陪她流泪,因为她不想看到我难过。

往事雪崩似得纷纷滑落,两个人一起买炸鸡,在大雪里冻红了手,却仍旧比手画脚说着自己的男神。

她总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我的邋遢,然后又不厌其烦地帮我整理,她总是放学后等我的那个人,是陪我一起走黑楼梯害怕我捧着的人,她是那个习惯带双份德芙来诱惑我的人,她总是为我这个心不灵手不巧的家伙折很多千纸鹤,她总是撷下花插在我的发稍上,和她在一起,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。

我习惯了她的谈笑风生又略带嘲讽的表情,习惯了她吃饭时不安分的手总往我盘里夹菜,习惯了她的吐槽各种狗血剧情却依旧陪着我。

习惯了的习惯,怎么能改呢?

记得当时年纪小,你爱谈天,我爱笑,那年的盛夏,我们相遇,记忆中的盛夏,我们暂时别离,但习惯了的习惯,不会改,你不不变的笑靥深藏我心。

梦里花开花落又几分,记忆的盛夏,你和我都未曾忘却。

(指导老师:皮访贫)

外公

武汉大学文学院 苏柯臻

任贫穷汹涌的岁月
你用一头老牛和一亩地哺育了一个家
伸出苦难的铁锄,为儿女挖出一渠
比村落还要大的天空
一肩扛起了儿女的孺慕,一肩扛出了意气风发
可惜时间不愿留给你什么,牛卖了,你老了
被风雨垒起的光阴蒙住了你的耳朵
刻满了你每一寸弯曲的脊梁
多病这两个字给你的躯壳沉淀了静坐
这是遗弃,这是退化
举起手像起义般抗争,失败也如灰烬般荒芜
只孤身坐在昏黄的柴火前发怔
坐在吱呀作响,熏得漆黑的屋子里
被隔绝,写给昔日的最后一个背影

丙申年二月廿六闻雷

大祥一中 251班 陈姣

天地为之色变,万物为之悚然。
风雨骤起,灼光一击。
日为鸢云皆所蔽,阴涛暝灭天下暗心惊。
乌尘滚伏啸如虎,茫茫九州为之撼。
云间若藏有真龙,倏忽不定去何从?
金爪铁尾搅天裂残流,呼啸意气何其壮!
深海起苍澜,流沙泛云穹。
泼墨纵入荒漠间,青光惊电引雷公。
千戈四起金铁声,龙捶鼓,虎击钟。
穷奇一怒,凶兽覆朝;
霸王相争,饕餮食天。
尔来长鞭撕白昼,刺横目裂骇然倾。
闻听天帝怒,恐降人间劫。
雷公电母随之来,众仙凛然不可侵。
杀气横来火光影,烁烁兢兢无可数。
古来风雨夜,悲歌号寂寞。
树折枯破倚残干,翻土卷腥狼犬纵横欢!
白耀滔然覆黑云,压城之势迫及来。
青光玄雷白练扫东海,龙耀虎威何视哉。
千里之外闻风雷,
山俯林伏鸟鸣悲。
轰然天地动,云影共徘徊。
风扬万里寒气嘶,淋漓雷雨瓢泼下。
黯然日光依稀残廓里,云敛雨收,风雷初停。
喟叹三声浊气清,残滴犹照西窗树。
身自杳然去,千里独徐行。
天下本无酒,奈何我风流。

(指导老师:黄本华)

感悟

六十秒想念

邵阳师范学校大专四十五班 张乐

我曾和朋友煲过“电话粥”,时间长达三四个小时,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,无非是聊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开些无厘头的小玩笑。这样看来,我是一个适合聊天的好伙伴。而我和父亲、母亲的通话时间最多为六十秒,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不孝女了。

自从我跨入小学的门槛,我就强烈渴望可以永远“离家出走”,我觉得家并不是语文老师比喻句中所形容的“港湾”“大树”“温暖的小窝”,反而认为家的贫困与缺陷会让我更“丑”。所以,当我即将转至县城读初中时,我内心的欢呼雀跃早已将对父母的不舍击溃得所剩无几。除非常感激父亲外,几乎没有其他情感。那种“逃离”的心情,就像一只渴望独闯的雏鹰,卸掉了翅膀上又灰又丑的绷带,冲向了蓝天。

带着兴奋,我融入到了一个新的集体,班主任很严格,不允许我们带手机到学校来,家长与子女之间的联系大多靠班主任那台“王牌诺基亚”。当家长来电话时,家长就喊某同学接电话。我对那种电话“不屑一顾”,甚至有点几庆幸没有家长的管束。但有时大半年内只看到其他同学接一个又一个的电话,我偶尔会突然像吃了黄连一样,有苦说不出。初中三年里,我只和父亲有过四五次通话,每次

老师喊:“乐乐,接电话,爸爸的”时,我都会高兴到无法相信的地步,但一拿到手机,我就顿时“哑巴”了。

对于这种不太正常的现象,我有时也会感到很疑惑,但我不知道为什么。

我握着一把成长的利刃将皱纹一条一条地刻上父母的额头。在这个残酷而漫长的过程中,我一点一点地明白了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——我不会对父母表达我对他们的爱,更不明白父母对我的爱有多深。通俗地说就是,我从不对他们说:我爱你、我想你、我心疼你,这些我认为肉麻的字眼。

我自私地将这些词囚禁在我心底暗无天日的牢狱。我开始意识到我错了。于是我劝告自己:不就是如此“平凡”的几个字吗?你有什么好畏惧的,是啊!没什么好怕的。就这样,我开始我的第一次尝试。当我看见我的第一次尝试给他们带去的快乐和感动时,我笑了,几天后,我第一次对离家产生了不舍。

如今,这种尝试已成为一种习惯,每隔一段时间,我就会给他们打电话,和他们聊些家常,像个老太婆一样叮嘱他们几句。虽然每通电话的时间最多六十秒,但是我和我的父母亲都知道,这六十秒的通话,包含了我们对彼此深深的想念。

花之韵

刘玉松 摄

想象

小兔历险记

邵阳县岩口铺镇中学 179班 丁倩

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,小兔努努出去采蘑菇。它沿着一条曲折而幽静的森林小路,向里面蹦蹦跳跳地走去。

走呀走呀,不一会儿发现前面有两头大象。大象们站在大树旁边聊天:“这条小路十分神秘呢,据说如果是善良而勇敢的人,会在路上碰见很多奇怪的事啊。但是,走到尽头的话,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哟!”

有这样的好事?小兔努努听见后,笑了笑,继续前进。路上,它遇见一只百灵鸟。鸟儿十分漂亮,羽毛能发出七色光芒,可是翅膀受伤了。努努急忙蹦过去,轻轻地捧起鸟儿,安抚着它,将百灵鸟放入装蘑菇的篮子中。

小兔努努又继续前行。这次它又遇上了一只狐狸和一只大灰狼。努努有点害怕,但还是鼓足勇气问:“两位大哥,你知道这条小路的尽头还有多远吗?”狐狸眼珠子咕噜噜地一转:“嗯,这只小兔子这样可爱,味道一定不错,可能让大灰狼抢先了。”于是,狐狸笑嘻嘻地说:“不远

不远,但是岔路比较多啊,我带你去吧!”大灰狼一听就急了:“别听他的,只有我知道路呢!”努努犹豫了,它发现狐狸和狼的爪子露出来了,知道自己进入了陷阱里了。努努随机应变,笑着回答:“那我听谁的呢?这样吧,你们两个玩木头人的游戏,谁赢了我就听谁的。”狐狸和大灰狼马上一动不动,站得笔直。努努悄悄地溜走了。

舒缓了一下心情,小兔努努再次前进。前面出现了一条湍急的河流,浪花四溅,轰鸣声回荡在山谷中。环顾四周,并没有桥,也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渡河的东西。它只能去问旁边的柳树爷爷:“敬爱的柳树爷爷呀,您能帮我找个办法过河吗?”柳树爷爷捋了捋胡须,说:“你知道沙漠仙子是谁吗?”小兔想了想,说:“应该是仙人掌吧。”突然,上游飘来了一只精致的小船。努努谢过柳树爷爷,乘上了小船。

小船晃晃悠悠地载着努努在激流中穿行,有很多的小鱼儿跃出水面和它嬉戏。

忽然,前面出现了一张巨大的渔网,拦住了小船,也网住了不少的鱼儿。努努找呀找,在船上发现了一把镰刀,急忙拿过来将网割破,把鱼儿们也一起救了出来。鱼儿们很高兴,送给它一颗闪闪发光的大钻石,并且在船下稳稳的托举着,让船儿安全地渡过河流。

走了很久,努努感觉精疲力尽了,终于到了一个叫精灵湖的地方。它口干舌燥,捧了一些水自己喝,也送了一些给百灵鸟。可是,湖里传来一声厉喝:“大胆的小兔子,敢喝我们精灵湖的圣水!如果不拿等价的东西来交换的话,你就在这里孤独终老吧!嗯,那只鸟儿很漂亮,拿它换你的自由怎么样?”努努急了,连忙拿出那颗鱼儿送的大钻石说:“用这个换吧,小鸟是无辜的。”一道光芒闪过,百灵鸟变成了守护森林的精灵仙子,对它说:“感谢你的照顾,你用你的勇敢和智慧走到了小路的尽头,赢得了我们的尊重。我们可以实现你的愿望,你有什么就说吧!”小兔努努挠了挠头说:“谢谢你,我只想快乐地生活而已。能在森林边建个医院、游乐园吗,那样大家就能开心地一起玩耍了。”

过了不久,小兔努努在森林边醒来了。它惊喜地发现篮子里装满了美味的蘑菇,眼前出现了气派的动物医院和游乐园,动物们都在那里围观呢!

(指导老师:张勇跃 何小龙)